



松江集  
四

別集  
附錄  
年譜

七

^16  
2349  
4





和  
2349  
卷七-4

松江年譜序



松江公事蹟有三書其一出於文元公金先生其一  
出於尼山尹氏家而市南俞公武仲叅證焉其源蓋  
從文簡公成先生來也其出於本家子孫者則只錄  
公生年月日及立朝以後朝報而已今取三家所記  
去其重複刪其支蔓合為一書名以年譜蓋承金文  
敬先生命也既成奉以質諸先生先生曰此直記事  
實而是非自見作者無罪而見者忌怒矣及其自述  
行狀則一本於此書矣其後魯西尹公吉甫夏加節  
畧蓋嫌其太多而同春宋公明甫以為所刪猶有未



盡者余嘗是其言有意於再修而三君子者皆已不  
可復見則無所就正故因其舊以付本家子孫使之  
深藏以俟於百世之下噫靡我師門盛德孰肯八千  
古是非叢中耶

崇禎闕逢攝提格長至日恩津宋時烈序

松江別集卷之二目錄

附錄

世系圖

年譜上





松江別集卷之二目錄

世系圖

<p>中顯大夫 宗簿令 配仁川蔡氏 封慶原</p>	<p>五世 侑</p>	<p>克儒 鄭氏系出 迎日公仕 高麗為縣監</p>	<p>一世</p>
<p>字思道幼 名良弼既 登第改名 思度後又</p>	<p>六世 思道</p>	<p>昌祐 進士贈 朝議大夫 判禮賓寺事</p>	<p>二世</p>
<p>入我朝 官至資憲 大夫知議 政府事寶</p>	<p>七世 洪</p>	<p>均之 檢校軍器 監贈金 紫光祿大 夫門下侍 郎平章事</p>	<p>三世</p>
<p>字仲淡號 松谷正憲 大夫兵曹 判書贈</p>	<p>八世 淵</p>	<p>潤 奉善大夫 諫都議郎 知製教 配南氏及 第宜寧之 卓之女</p>	<p>四世</p>

世系圖



郡夫人奉  
常大夫識  
部議郎惟  
吉之

九世  
自淑

金堤郡守  
贈吏曹  
判書墓在  
高陽元堂  
里配固城李  
氏副使臺  
之女○以  
下三世之  
公贈皆以  
公貴也

十世  
鴻

攻日思道  
重光大匡  
政堂文學  
進賢館大  
君諡文貞  
配裴氏少  
尹玄甫之  
女後配清  
州鄭氏左  
司議大夫  
誦之女夫  
隱李穡撰  
誌銘

健元陵叅  
奉贈議  
政府左贊  
成墓在昌  
平唐首山  
配光山金  
氏縣監賢  
賚之女

十一世  
惟沉

文閣提學  
諡恭簡墓  
在坡州吳  
配同福吳  
氏正憲大  
夫三司右  
僕射仲華  
之女封同  
福夫人

字巨源敦  
寧府判官  
府領議政  
墓在村高  
新院村竹  
配恭人竹  
山安氏大  
司諫彭壽  
之女天性  
孝順大諫  
公嘗稱吾  
女可敵十  
男栗谷李  
先生撰判  
官公誌銘  
附述恭人  
婦德備至  
滋吏郎乙

十二世  
澈

大匡輔國  
崇祥大夫  
議政府左  
議政兼領  
雲館事諡  
貞肅墓在  
交河學堂  
配禹氏高  
麗恭讓王  
駙馬丹陽  
君成範之  
女封永春  
縣夫人安  
止撰碑銘

卽公序第  
四人文化  
夫氏父處  
柳氏項貞  
士強石軒  
肅公墓耐  
沃孫墓耐  
男起溟宗  
溟振溟弘



十三世

起演

進士有文  
行號華谷  
早天有遺  
稿附先公  
集下男演

十四世

演

縣監無子  
子漢男世

十五世

世演

生父漢  
贈左承旨  
男治濟潭

也被禍次  
沼進士次  
渙副正季  
郎公

十六世

治

郡守男一贈  
僕正男

濬

武僉正男  
受河啓河

潭

系子再河

宗演

魁文科通  
政官府使  
贈兵曹  
判書男渡  
洙沈濬浦

渡

成均生員  
志行絕人  
早天後成  
贈左贊成  
男慶演

慶演

縣監政贈  
領議政男  
樹濬政涉  
澔津溫泳

澗

同中樞男  
瑞河章河

濬

男明河采  
河濬河采

涉

別龍河龜  
河龍河龜

涉

男崑河崙  
河崑河崙







振漢

進士男漢

漢

演參奉男  
世演男  
相

光演

男贈吏議  
必晉  
漢混

必晉

無后

澱

男贈戶敏  
河徵河就

滄

系子贈吏參  
敏河

淡

男贈持平  
河奎河斗

弘漢

文科官至  
大憲文衡  
政贈左議  
諡論文貞  
無子側嫡

洙

縣監男後  
演與演采  
演德演孝

世演

出后堂叔

相演

無后

後演

主簿男濟

奠演

男潛

混

宅僉正系子

洙 澱



十七世

一河

旨無贈子承

十八世

槽

參參奉判寅恩贈

十九世

寅煥

寅寧君號精齋

二十世

在協

男壽贈僕正

采演

泰演

男灌

孝演

男來東

德演

無后

後鎮河男楷

君男寅煥  
述煥明煥  
章煥克煥

男在協在  
衡在田在  
順

在衡

男時鉉

在田

男涑濂汶

在順

系子濂

述煥

男在王在  
重在德在  
善在新

明煥



再河

楷

煥男成煥東  
昌煥

章煥

英 俊在常狂  
在公在

克煥

魁文科官  
佐郎男在  
默在周

出后族叔

出后季父

二十一世

壽鉉

男海宗海  
容

二十二世

海宗

判官贈  
吏叅寅昌  
君男文源  
孝源

二十三世

文源

同敦寧寅  
善君男雲  
翼雲升雲  
機

二十四世

雲翼

無子子雲  
升男樞澤

雲升

今都事男  
樞澤龍澤  
璣澤權澤  
衡澤

雲機

男永澤

孝源



海容

監役號大  
堂男周  
源

男雲紀

二十五世

樞澤

今主簿



松江別集卷之二

附錄

年譜上

丙申 大明世宗皇帝嘉靖十五年本朝一甲宗閏

十二月初六日丁巳亥時公生于京城藏義洞第

丁酉十六年歲公二

戊戌十七年歲公三

己亥十八年歲公四

庚子十九年歲公五

辛丑二十年歲公六

松江別集卷之二 年譜



壬寅二十一年公七歲

癸卯二十二年公八歲

甲辰二十三年公九歲

乙巳二十四年仁宗元年公十歲

遭家禍

公姊夫桂林君璠被鄭順明許磁等構殺公伯兄正郎公滋被逮杖流道卒判官公亦囚繫僅脫死父兄自以禍家無意於教訓故公屢年失學

丙午二十五年明宗元年公十一歲

判官公徒配定平

丁未二十六年公十二歲

判官公付處遯日

戊申二十七年公十三歲

己酉二十八年公十四歲

庚戌二十九年公十五歲

辛亥三十年公十六歲

判官公放釋公隨而南歸受學於金河西之門

叅奉公墓在昌平地故判官公歸寓墓下公隨往而自知為學遂往請業於金河西麟厚之門後又從奇高峯大升學高峯嘗遊山遇一異境水石清



絕處或曰世間人品有可以比此者乎高峯曰惟  
鄭某可以當之○河西嘗送公歸口占一聯曰秋  
雲低薄暮別意醉中生公足曰前路崎嶇甚相留  
多少情河西歿公有詩曰何年海上仙棲此雲山  
裏悵悵撫遺蹤白頭門下士又曰東方無出處獨  
有湛齋翁年年七月日痛哭萬山中○後公祭河  
西文曰嗚呼先生清水芙蓉之德之純吾無間然  
出為瑞世之麟隱為輝山之玉謂先生出處之宜  
者是餘事耳古則不知海東千載惟吾先生○祭  
高峯文曰小子之懷先生夙矣至于今日懷之不

已者士趨之汚孰能淑之世道之卑孰能升之升  
之淑之在吾先生先生去後世無其人望川祀宇  
彷彿遺塵

壬子三十一年公十歲

娶文化柳氏高麗太師車達之後強項之女

癸丑三十二年公十歲

甲寅三十三年公十一歲

乙卯三十四年公十二歲

伯女生後適李

丙辰三十五年公二十一歲



與栗谷李先生相遇定交焉

丁巳三十六年公二十歲

戊午三十七年公二十三歲

己未三十八年公二十四歲

長子起溲生

庚申三十九年公二十五歲

次女生後趙

以詩贈牛溪成先生

詩逸不銜公早與牛溪定交牛溪歸坡山後有書

曰僕慕君不可忘者豈如豪俠輩許人以意氣出

於激昂之私也但願奮勵不息耳且僕托於疾病  
將有安肆日偷之患思與朋友同處而不可得則  
嚮風遐想不可已也○此是辛酉以前事而未知  
的在何年姑附于此

辛酉四十年公二十六歲

中進士試一等

壬戌四十一年公二十七歲

三月魁文科別試除成均館典籍兼知製教

公伯姊為仁廟淑儀故公幼時出入東宮時

明廟為大君同處遊戲情好甚篤至是明廟



見榜目喜甚呼小字曰某氏及第也別賜酒饌以助宴需且命由西門而行蓋欲臨見之也○按知製教年月未攷姑附于此

除司憲府持平

時 明廟從兄景陽君謀奪妻家財產誘殺其妻娣事覺景陽父子將死公執法不撓 明廟私囑于公曰請公寬貸公終不從景陽父子竟死公由此忤 旨久阻清選

四月遞授刑曹佐郎

七月除禮曹佐郎

八月除保寧縣監未赴除典籍

九月除禮曹佐郎

癸亥四十二年公二十八歲

季女生後適林檜

十二月換差工曹佐郎

甲子四十三年公二十九歲

六月除兵曹佐郎

七月除工曹佐郎

八月陞工曹正郎

十月除禮曹正郎



乙丑四十四年公三十三歲

子宗溟生

十二月除京畿都事

丙寅四十五年公三十一歲

正月除刑曹正郎叅 庭請伸乙巳諸賢之誣

二月除禮曹正郎

三月除成均館直講

哭長姊 仁廟貴人喪

除司諫院獻納

四月遞授直講

除持平

五月遞授工曹正郎

九月除兵曹正郎

奉使北關

公奉繡衣之 命十月歸到咸興始見菊有詩曰

秋盡關河候雁哀思歸且上望鄉臺慙慙十月咸

山菊不為重陽為客開及復 命八闕鄭公芝衍

時為吏郎自政廳罷歸路遇公笑迎曰不為重陽

為客開來矣蓋公未及還朝詩已先播故也○在

北路偶作一短歌未幾 明廟賓天蓋亦歌讖也



後癸未公觀風北關巡到吉州一老妓唱其歌公  
醉後作一絕曰二十年前塞下曲何年落此妓林  
中孤臣未死天涯淚欲向 康陵灑曉風

十月選入玉堂為副修撰

丁卯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公三十歲

冬判官公還授職牒

十一月除修撰

與栗谷先生同被湖堂之選

子振瀛生

戊辰二年 宣祖元年 公三十三歲

三月除吏曹佐郎

時李公鐸長銓公每於注擬之際力主公議多所  
違覆李公無不勉從一日笑謂公曰銓衡之際宜  
採衆論故我從君言矣然幸勿以必用吾言望於  
人人必有不能堪者矣及洪曇代之不用公言公  
退謂人曰李公雅量不可及也

六月遠接使朴思菴淳辟公為從事官

己巳三年公四十歲

以詩送別退溪李先生

退溪乞暇南歸諸公送之江上公有仕故最後追



到則行舟已在江上矣公即書送一絕曰追到廣陵上仙舟已杳冥秋風滿江思斜日獨登亭榭他春先生即和書扇而謝之又退溪稿中有記鄭某有古諫臣風云云而柳相成龍編次遺稿時刊去之

五月陰修撰

除弘文館校理

除持平

是時洪暹洪曇宋純金鎧等忌士類欲逐之退溪李先生既退鎧語人曰景浩此行所得不少暫詣

京城手握一品告身歸鄉豈不充然乎鎧嘗乞暇過全州遇監司宋贊劇言儒者之弊傍若無人府使盧禎退而脫紗帽投地曰着此終不免禍矣盖意鎧必害士林也及曇為吏判引鎧為大憲鎧大言曰當今士類妄欲有為不可不抑制也乃於經席啓曰為士林者當自飭躬不言人過今之士類自顧缺然而妄談是非詆毀大臣此風不可長也已卯之時朝多浮薄之士招引同志排斥異已趙光祖之得罪皆此輩所釀成也願 聖明抑制此習於是士林多疑鎧鎧聞士林疑已他日又啓



曰臣前日之啓非嫉善也惡似是而非者其意欲自明而其言實陰險 上曰卿意非嫉善何少自明公入侍進啓曰金鎧熒惑 上聽嫁禍士林聖明不可不察 上厲聲曰鄭某過矣金鎧何至於此公曰雷霆雖震臣言不可不盡因言鎧紹述袞貞誣害士林之狀鎧憤涕而出於是三司交論鎧削黜鎧既得罪臺亦辭免朴忠元代之公與辛應時吳健語曰此人豈合此任忠元自知爲清議所短謝病免朴思菴淳代之○後朴忠元謂公曰僕爲吏判時聞公有不滿之言余則不信也公之

與書堂之選吾之力也何負於公而公必排之乎蓋於金安老當國時朴爲正言羅世績以策問觸諱之語置對朴曰速殺可也金甚悅之卽薦銓郎士論憤駭遂爲清議所棄○時洪彙等忌士類益甚公以爲憂謂栗谷曰士類恐當先發惟坐而待亾孰與斥之栗谷曰不可彼非貧鄙小人且嫉善之跡未著上下皆不知其罪惡今遽攻之則不能見信而反生厲階今日事勢先發者爲凶矣

與牛溪先生酬唱論爲學之方

公有詩云云詩逸不錄牛溪和之曰彼美松江水秋來



徹底清湯盥供日沐方寸有餘醒因以敘勉之曰  
牛溪之水與松江之水同一清也亦何待於遠挹  
一勺以分餘清第懼牛溪之水無常清豈敢自恃  
其清而不加澄之之功亦願松江清冷之水與湯  
盥而日新無使外物之滯少有滓於其間也臨別  
所告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專一篤好義理浸灌則  
彼一邊可不攻而自銷落竊願深察而體驗知其  
味而接續之尤所望也

閏六月除直講

除副校理

七月除直講

除禮曹正郎

十月除副校理

奉使湖南栗谷先生以詩送之

公南行栗谷亦向江陵栗谷贈詩曰石友分千里  
幽懷付一嗟東關迷雪路南極渺星槎芳草佳期  
闊寒梅晚影斜堪憐今夜月相送到天涯公和詩  
逸不錄

十二月除直講

除禮曹正郎



松陽縣志卷之二

庚午四年公三十歲

二月除校理

四月除禮曹正郎

丁判官公憂廬墓于高陽新院

公性至孝哭泣之感感動隣里人或有聞而廢食者祭饌手自割正不任僕御凡節文必質正於師友而求其至善前後喪皆然○沙溪金先生長生曰公喪葬祭祀必以禮此吾所親見而歎服者也

辛未五年公三十歲

具柏潭鳳齡日記云九月十七日得鄭某書殊有

絕客之意蓋在草土之中周防飭戒不得不爾又云九月二十日訪于神武門外畧聞言論警飭多矣不見黃生之歎不自知其再三也

壬申六年公三十歲

六月服闋除直講

除獻納

除吏曹正郎

九月除議政府檢詳

除議政府舍人

十月陞司諫院司諫

公正司諫二年譜



除禮賓寺正

除舍人

除司諫

十一月遞授直講

除舍人

癸酉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公三十歲

正月除弘文館典翰

除司憲府執義

遞授軍器寺正

四月丁母恭人安氏憂廬墓高陽新院

時有僧自公廬往謁牛溪牛溪贈詩曰逢僧問安

穩小連善居喪

甲戌二年公二十九歲

乙亥三年公四十歲

六月服闋

與宋龜峯翼弼論祥後服色蓋家禮驟制既不可  
致故用白笠之制遂為定禮

除內資寺正

除舍人

七月除弘文館直提學



除成均館司成

先是青陽君沈公義謙以舍人稟事于領相尹元  
衡家元衡之壻李肇敏素與相識引入書室室中  
見有金孝元寢具沈公心鄙之曰安有自好之士  
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其後孝元登魁科甚有  
才名將薦銓郎沈公因前事遏之孝元居郎僚七  
年始入銓曹嘗語人曰義謙心戇氣粗不可柄用  
於是人皆疑孝元有修隙報復之意而孝元儕輩  
亦皆嫉沈公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始有分黨  
之漸時許曄推孝元故年少輩倚而為重朴相公

淳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為少輩所忌憚矣至  
是有奴弒主之獄金孝元為司諫許曄為諫長以  
按獄失體請推考朴相淳物情甚不韙之公謂栗  
谷曰請推大臣者必是挾邪議動搖賢相使不安  
其位也王堂為可無言栗谷曰此非金孝元所為  
乃許曄之議過中也公曰君以此為止於過中乎  
太輝許曄字與仁伯金孝元字近日為邪論之主此乃欲  
去賢相者非無意也時吏曹判書盧禎辭疾不來  
以鄭宗榮為吏判宗榮素非人望且有附托孝元  
之誚公又謂栗谷曰鄭銓長可無議乎栗谷曰論



議非王堂之職公慨歎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  
秉東銓賢邪進退際副學心恬然栗谷但微笑而  
已

八月除舍人

除尚衣院正

除直提學

十月除司諫

公與時輩不合欲解職南歸上聞之私謂公曰  
勿為下去將大用公竟不置是時沈金角立論議  
紛紜栗谷議于左相盧公守慎啓出兩人于外

以鎮定浮議上特除孝元富寧府使義謙除開  
城畱守栗谷以孝元有病白上改授三陟公及  
具鳳齡辛應時李海壽諸人皆以孝元為小人公  
將歸謂栗谷曰孝元可斥栗谷曰彼人罪狀未形  
若欲燠斥則大致紛紜朝廷傷矣公乃作詩示之  
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迴如水似山  
皆是命白頭秋日思難裁慨歎而歸

丙子四年公四十一歲

二月除副應教

曾在甲戌栗谷陳病乞退上曰古詩云洗耳人



本心月卷二  
間事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羣隱居豈不樂乎公聞之曰自上若誦洗耳之句則明日復可引去栗谷曰李涵過矣我若在朝無裨益故退耳豈以此詩之故決退以此決退明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悻悻之事非我心事也至是栗谷將棄官歸鄉金宇顥來見有愛惜金孝元之語栗谷曰觀仁伯有四等議論一等則以為無狀小人此李涵輩也又一等則以為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等則以為雖帶好名意思也是善人此君輩也又一等則以為無瑕之君子此渠之儕輩也一人而具四等議論

人各自是已見莫可相通此亦天也宇顥曰何以致此紛紜乎栗谷曰仁伯之過在先矣仁伯不自量力又不避嫌排抑前輩余見仁伯所為不無後弊故倡為裁抑之論當初前輩借余為重後乃不用余言大抵此事裁抑則是矣過攻則非矣余言不見重者由李涵所見過中故也李涵以清名為世所重故儕輩恃李涵而輕余矣宇顥曰公亦去矣吾等雖留何益栗谷曰吾之進退不繫此事矣又見朴相淳勸以鎮安之道曰柳成龍金誠一輩歸鄉不來必為浮言所動也李涵亦不來并須白



上特招而金宇顥亦引置近班聚合用之調和  
一二年則朝廷靖矣及粟谷免歸公在南鄉抵書  
他友頗疑粟谷粟谷貽書于公與之論辨書見李友  
之論含糊不明終不可相合云矣

三月除司成

五月除執義

除司成

九月除繕工監正

十一月除應教

除 宗廟署令

十二月除司成

除尚衣院正

除應教

丁丑五年公四十二歲

二月除軍器寺正

三月除執義

四月遞授內膳寺正

除直提學

五月除掌樂院正



本江月會卷二

六月除直提學

七月兼校書館判校

除直講

八月除濟用監正

除司僕寺正

十一月遭姊氏桂林君夫人喪在高陽新院

十一月 仁聖王后昇遐赴 闕八臨

與宋龜峯論去就

戊寅六年 公四十三歲

正月除掌樂院正

除司諫

遞授繕工監正

除司諫

二月遞授司宰監正

三月除執義

時栗谷以大諫入謝仍辭職 答曰勿辭公歎曰  
勿辭二字何其簡耶蓋栗谷久處畎畝富有寵優  
之辭故云是時朝議尚未和協諸公咸願栗谷勉  
畱調劑公意亦然栗谷曰某今暫來謝 恩非出  
也如公則前日退去非決一生去就也且政前見



漸欲調和士林今日持平之責華於公身不可退也栗谷臨行謂公曰時事無可下手處惟士林協和使清議行於朝著庶可救得一半今公被時輩所疑而淳薄之徒交亂兩間使人眩於是非公若持論和平則彼此釋疑而造言生事者不得肆矣我以調和之責付公而去矣

遞授司宰監正

除舍人

四月除直提學

五月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叅贊

官春秋館修撰官再辭不 允乃出仕

時沈全分黨之說益盛日義謙儕輩為西人孝元儕輩為東人朝臣苟非特立獨行及碌碌無名者則皆八東西之目蓋所謂東者多後進之士而李潑為之主所謂西者只前輩數人而已栗谷每謂公曰公與李潑論議和協同心調劑則士林庶可無事言之甚切公感栗谷之言遂回所見與潑定交務為鎮定之論東人之喜事者必欲擊去西人公痛時輩巧誣之狀屢形於辭氣醉後多說時輩之短一日公與李潑乘醉爭論乃唾潑面而起自



本心身錄 卷二  
是交道遂絕而東西無復相合之望矣。○八月初六日 上親行孝慕殿上食還宮卽下備忘記曰予路見數尺童子着笠沒髻而坐於彭排之間意其是觀光之兒也諦視之則軍士也噫有如此乎不覺悽然心氣自不平彼口尚乳臭之童惟知慈母而已其干戈行伍夢寐之所不到也今去慈母離千里荷戈從事於京為人君上其何忍此舉此一事三隅可反予以不敏爲民父母致有如此之事此予之過也其上番軍士兵曹點閱親審其年未滿十五者皆速放還待其年滿方可立役仍諭

此意於外方如此年未滿之人皆使待其年滿方爲立役可也予之此教該曹必防啓矣然寧失數千兵決不忍爲此也言于兵曹公回啓曰 天章夜下辭旨懇惻如傷之美反己之德有非後世人主所可及臣等奉讀未訖相顧感涕此正所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之心者也 聖上此心藹然呈露於倉卒顧視之間天地生物之心不外乎是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乘天理發見之幾擴而充之若火然泉達則彼同胞吾與一本萬殊者皆在 聖化中



松江集卷之二  
矣臣等嘗見孟子四端橫渠西銘發前聖之未發  
尤有切於聖學以 聖上此心真切用工於此以  
充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而造詣之遠庸有  
極乎伏願 聖上畱神焉 上答曰當畱念焉  
十一月除司諫院大司諫被劾遞

公憤時輩誤事將欲退歸而適有是 命以書問  
去就於栗谷栗谷答曰時輩之疑公雖是時輩之  
過亦公不慎言語之致不可全咎時輩也今不供  
職則疑阻益甚浮言益煽而時輩與公終不得合  
後日攻時輩者必藉公爲重今須亟勉供職持論

和平以釋時輩之疑可也公乃就職先是金誠一  
與尹暉同作銓郎議論矛盾遂成嫌隙一日誠一  
於 經席以珍島郡守李銖賂米權貴事訐啓請  
治 上命下銖詔獄 教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  
可乎於是臺諫李潑等啓以尹暉及暉之叔父斗  
壽根壽并爲受者而醜詆一門無所不至三尹竟  
以是坐罷矣未幾 上下敕命臺諫以爲李銖之  
獄時未究竟與者方鞠而受者復職殊失事體爭  
啓而公獨以銖獄爲冤不肯論啓遂以是被劾而  
遞○先是栗谷寓楊花渡公往見之謂栗谷曰公



推李潑太過然公必見陷於潑矣栗谷明其不然  
公曰後當見之後潑之反覆狼狽一如公言  
十二月除成均館大司成

除兵曹叅知

己卯七年公四十四歲

三月憲府斥公為邪黨

大司憲李栻執義洪渾掌令鄭熙績等上疏顯斥  
沈義謙為小人而詆公及金繼輝為邪黨時後輩  
甚盛趨時者日衆而流俗舊臣曾棄於前輩者又  
皆納款多得柄用而前輩則皆不見容矣○沈義

謙 仁慎大妃之弟也 上疑義謙於大內事皆  
與知甚怒之時輩揣知 上意故以義謙為前輩  
之機阱云

五月除刑曹叅議

時栗谷拜大諫因辭職疏論時事請打破東西保  
合士類其畧曰日者憲府之疏始敢顯斥西人為  
邪黨以義謙為小人論議之激極於此矣義謙則  
已矣收司之律延及善士至於鄭某忠清剛介一  
心憂國雖量狹見偏病於執滯而論其氣節則實  
是一鷄之比而乃加以邪黨之名使不能接跡於



朝列云云於是兩司王堂紛紛駁論執義許晉啓  
於 經席曰李珣之疏出於私心義謙是珣族黨  
鄭某是執友其言豈是公心哉先是白公仁傑草  
封事請粟谷修潤之及粟谷疏上其論東西辭意  
與白公疏畧同時輩怒其譏諷許曄柳成龍李潑  
等皆不能平正言宋應河劾粟谷代人製疏匿跡  
回互詭秘不直大憲李棡等和之校理金字顯曰  
應河必是小人也欲乘此機會陷害君子也豈可  
爲一應河而皆陷於小人之域乎副提學李山海  
應教李潑依違兩間持平奇大鼎尤揚臂詬罵於

是白公上疏明其實狀是時時輩必欲害粟谷怪  
論百出賴朴相淳及盧相守慎登對陳救竟不能  
售公謂人曰時論至於并攻叔獻則尚何言哉自  
今此輩安得爲士類乎

六月除右副承旨

八月除同副承旨

庚辰八年公四十  
五歲

正月除江原道觀察使

公自李銖獄事後休官不出至是始拜 命旣赴  
任盡心民隱詢訪無遺敦尚教化旌淑殫惡東民



聳動

上疏請修 魯山君墓

疏畧曰道內寧越郡有 魯山君墓封纔數尺歲久頽落埋沒草間素無標石人不知為 魯山君之墓樵牧相尋行路咨嗟頃在丙子年間遣官致祭其意甚厚今用一品禮修其墓又為致祭則援古證今實為允當 上嘉獎答之下該司議行

辛巳九年公四十六歲

二月遞歸除叅知

四月除大司成

六月應 旨製盧相守慎不 允批答被司憲府請推

所製批辭畧曰無可去之義有必退之志則不過苟焉謀身以負國也自卿爰立之日眾喜得人皆以為至治朝夕可見式至于今蔑乎無聞此何獨寡人之罪也正君臣相誓劬躬補過之不暇尚安忍懷利計而忽大義乎於是議者皆曰此批答近於論劾公時為年少輩所忌憚因此排擊者蜂起憲府請推治之曰有迫促輕蔑之意不類王言之體而優待大臣之禮自此墜落矣栗谷以為盧相



受恩異常倚毗甚重而無所建明日飲無何及被  
人譏引疾不出故批辭如此此雖不合批答之體  
實是公論也自是公尤不樂在朝矣

八月大歸昌平

時栗谷特拜大憲欲扶持國勢挽回世道而時輩  
疑栗谷抑東扶西多有不平者李潑素嫉沈義謙  
必欲擊去之時有流言義謙於上宅宗時圖起  
復鄭仁弘憤曰不可與此賊同朝栗谷曰此不近  
情理非可信之說義謙今日無異孤雛腐鼠置之  
一邊亦可為國事今若論劾則人情疑忌惹起不

靖之端矣潑見仁弘贊其決金字顯則止之仁弘  
遂欲並論公字顯潑力止曰大憲必不從而角立  
矣李滄不可論也仁弘將論義謙栗谷不從仁弘  
欲棄官而歸潑見栗谷曰時輩不能燮信令公者  
以義謙故也公若棄絕則時輩皆心服公而西邊  
士類漸可收用庶有保合之望矣且不論此人則  
德遠字弘將棄歸豈不可惜乎栗谷曰吾將思之  
栗谷謂牛溪曰今無端論義謙甚非事宜然時輩  
本疑我黨西今鄭又以此不合而去則時輩必以  
是為赤幟顯然攻我我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尤



敗矣今日勢須從衆牛溪歎曰不有景涵字發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決此事可謂平地起風波矣公聞栗谷將從仁弘之議謂栗谷曰時輩之意實不在方叔字義謙而公被瞞從之豈料吾輩死於叔獻之手乎栗谷但笑而已及憲府齊坐仁弘發論栗谷曰此事必須措語得中若稍過激必有蔓延之患且起復事不可入於啓辭中矣僚議皆從之栗谷口占啓辭且謂仁弘曰後日不可追增語句仁弘口諾而心不然之明日諫院玉堂亦論義謙仁弘於連啓語稍過激而且有援附士類以助聲勢

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請議同僚以啓 上曰既為啓辭則自當知之速為回啓仁弘遽對曰義謙與尹斗壽根壽鄭某等諸人相為締結以助聲勢窺覘形勢云云栗谷謂仁弘曰鄭某非義謙黨也年前時輩論議過激故鄭某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為義謙也鄭某是介士也若以為締結義謙以助聲勢則冤枉極矣且余年前上疏贊鄭某之為人今又斥為義謙之黨則我乃反覆無狀之人也君須避嫌為鄭某分疏然後乃可供職不然則吾當辭避矣仁弘乃屈意從之啓曰鄭某雖與義







類不能知某之心則見其形迹而疑之者亦人情之所不免也仁弘既不知某又不能深察曲折倉卒回啓以某爲締結義謙有若私黨者然言雖過實而其情則只是直據所聞而已欲以此啓請出仕而權克智洪汝諄固執不從終未歸一勢難在職請遞臣職 答曰某若交結則其心可知矣人臣何敢乃爾時輩恐栗谷引公入要路必欲擊去之當諫院處置憲府正言尹承勳避嫌曰凡論事之際是非不可不明公論不可不伸大憲李珥等以鄭某雖與沈義謙情厚而其氣味心事迥然不

同夫人之取友必志同氣合然後最相親密既曰情厚則其氣味心事豈有迥然不同之理乎此則救解鄭某不得已而爲此不成說話也南彥經不辨是非含糊兩可至堂處置只慮騷擾之患亦無直截之論反貽言官苟且之習其可乎哉論鄭某一事雖與主論之人輕重差殊而是非相混公論之激有不可遏此而不正則誠恐臺諫風采自此掃地故臣欲論遞李珥等同僚不從決不可苟同請遞臣職 答曰爾言妄矣某若交結則人臣失節處也頃日憲府之來避也教之云云者良以此



也昔賢之於知人也其所見亦爲不同惟在時君  
所見如何而已李珣等之見又一道也以此角立  
必欲擊去之汝何人哉諫院全避以承勲之意不  
同勢難相容請遞憲府亦全避而栗谷啓曰臣等  
以論鄭某一事大被尹承勲詆斥知人甚難論人  
固不易矣但承勲所謂情厚則心事必同者此則  
大不然昔韓愈之於柳宗元司馬光之於王安石  
蘓軾之於章惇語其情厚則無異兄弟論其心事  
則有若燕越豈可以爲情厚則心事必同乎况鄭  
某是狷介寡合之士也與沈義謙情密不至於如

上數子其心事則迥別方義謙之得志也素無黨  
比之迹及義謙失勢之後其所不平者以士論過  
激並疑朋儕故耳豈區區爲一義謙者乎天日照  
臨安敢曲護一某而仰欺 君父乎邇來論劾人  
物者必波及朋儕故每劾一人舉朝騷擾殊乏忠  
厚安靜氣像此非感世之所宜有也臣等所劾止  
於義謙而已論某心事雖或不同無甚大關小無  
角立之理而論議紛紜迄未寧息此由臣等平日  
言行不能見信於人被入輕侮故也勢難鎮定不  
可在職請命遞職 答曰昨見承勲啓辭必是輕



薄子故予責之卿等可速就職時公論皆以承勲  
為趁合時論甚不避之惟時輩淡嫉公若遞承勲  
則恐公歸於無過之地王堂至欲獨出承勲而盡  
遞兩司發字顯亦依違不辨是非劄請並出兩司  
上答曰劄論誤矣含糊二字方可用於此劄矣  
承勲當遞不當出然姑從之栗谷曰時論之偏我  
不能匡救而時輩視我與尹承勲一般則我何能  
為國事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寧得罪於時  
輩不可使君上終不聞直言也乃詣闕將避而  
承勲先啓曰論某一事非尋常議論之比曰是曰

非賢否判焉所爭雖小所關甚大李珥等之言是  
則鄭仁弘之言非豈可不辨是非使國論未定眾  
心不服哉李珥等啓辭至舉古昔賢者而比之臣  
之惑滋甚 答曰眾心之服與不服豈在於論某  
之淺深栗谷啓曰臣等伏見王堂劄論不辨是非  
如是而能底顛定者未之聞也鄭某剛偏狹隘不  
能容物不度事理之中而疑時論之過激屢形於  
辭色士類不深究某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如使某  
也虛心反已無所怨尤士類無泥於迹而徐察其  
心則和平之福可期而保合之計可行也今乃不



然士類之疑某愈深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搆兩間使之轉展阻隔乃至於此某固不是而指某爲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爲公論矣彼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之風旨爲趨附之計耳今雖遞承勳衆論旣如此豈有寧靖之時乎不如命遞臣等以一士論之爲愈也 答曰承勳之論卿等不足與之相較可速就職於是兩司又皆避王堂請並出而只遞承勳及栗谷 答曰李珥等別無所失決不可遞諫院啓曰尹承勳言甚剴切深得言事之體李珥等旣被其論則所當引咎退待物論之如

何而敢於辭避之際反加詆斥至曰承望趨附其輕侮言官甚矣請並遞 答曰承勳之心術自呈露於初避之啓予不加威怒者姑出於寬弘之度身爲臺憲之臣固不可斥而論之耶王堂並出之劄含糊叵測不成文理儒臣羣聚其論如此國家之所着也昨至欲遞忠直之臣予用駭愕予豈可不辨是非一出一遞徒爲點頭爲書生所弄也哉人君之爲國惟理而已今請遞憲長是何理也雖越月論啓豈有可遞之理乎王堂待罪啓曰竊念近日朝論只欲請罪義謙至於鄭某則偶發於



清問之下初非有攻擊之意也臺閣議論紛紜迄未寧靖氣象不好誠可歎息云云憲府又請遞栗谷答曰鄭某之淺淡姑舍是可也爾敢爲自是已見擊去李珥等是誠何心哉栗谷見時輩皆無識見不足與同事常鬱鬱不樂潑宇顥等皆愧謝栗谷語人曰我欲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輩則寧誤國事必欲東勝宇顥潑等欲不拂於時輩而又欲不負吾可謂勞矣仁弘計慮不周學識不明可謂突擊將也季涵剛潔忠義其病只在狹隘而已其人終不可棄也一日上謂侍臣曰鄭某予

不知其爲人但曾爲承旨時觀其所爲介潔之人而盡忠國事者也又顧朴相淳曰予以澈爲有才器願相知之耶淳對曰澈果有才器矣上曰予觀其狹隘以爲必與人寡合今果然矣若以澈爲小人則渠必不服矣對曰殿下知澈深矣知人每如此孰不心服乎公旣被時輩詆斥大歸南鄉栗谷送于江上勉以操存止酒公極言李潑之不可信栗谷曰公見偏矣景涵識見不明而其心則善矣公搖手曰未也未也後當見之矣時李公海壽在座栗谷戲之曰以季涵之剛介文之以大仲



李海言語則無往不達矣蓋李公言語簡重故云

栗谷贈詩曰輕風拂琪樹錦水收微雨望望君去

遙秋山八寒霧

十二月特 旨除全羅道觀察使

公既到任摠計道內貢案徭役均一詳定民甚便

之公去後還廢○始重峯趙先生憲與李潑等友

嘗習聞毀公之言重峯時為全羅都事謂公不可

與同事將棄歸公到界即請相見曰聞公以我為

小人而棄去云信否重峯曰然公曰姑與同事決

知其小人然後去未晚也重峯竟棄歸公介於牛

溪栗谷勸重峯還任重峯既至日見公所為不覺

歎服曰幾失公矣即就李潑責其舊見之誤潑竟

不以為然自是與重峯交義漸乖○公戀 闕作

詩曰一別修門月再彎五更歸夢五雲間無人剗

却鷄龍北愁望難通木覓山

壬午十年公四十七歲

三月子弘溲生

九月 特陞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

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尚瑞院正藝文館直提學

十二月除禮曹叅判



除咸鏡道觀察使疏陳時弊

疏逸不歸 答曰奇哉卿說今卿遠離朝廷故有此忠懇之言也予當畱念其往欽哉

癸未十一年

公四十八歲

閏二月遞拜禮曹叅判

三月 特陞資憲大夫禮曹判書被劾

前後陞擢皆 睿簡也四月憲府啓曰鄭某嗜酒失儀前日陞擢尚多人議會未半歲遽超宗伯物情未便請改正不 允時都承旨李海壽亦被劾 盖與公俱爲時輩所惡故也

四月除知敦寧府事

六月除同知成均館事

除刑曹判書

八月登對 宣政殿請治宋應漑許筠朴謹元等之罪

自仁弘齟齬未售之後時輩並嫉栗谷及栗谷大被 寵眷爲中外所屬望又上書極陳蕩滌調和之策有曰執迷不悟者裁抑之懷私強辨者斥遠之時輩恐此論得行則已失其權必欲甚間時適有北胡之亂栗谷長本兵責應施設動合機宜物



情大安而大憲李堅大諫宋應漑等舉劾以納馬  
免防且行且聞為專擅國柄以被 召詣闕病不  
即進為驕蹇慢上王堂許筠子暉等上劄和之至此  
於王安石於是三司並啓以栗谷為誤國小人遂  
使跋扈遯荒時牛溪被徵在京上疏痛辨三司朋  
讒之狀大臣隱默之失 上命招大臣問曰今觀  
成渾疏大臣事君之道固如是予為李珣所排擯  
朋奸之類誰耶其辨別以啓願相朴淳面對以為  
應漑筠等挾怨搆陷云應漑大肆憤恚反駁朴相  
並劾栗谷牛溪以賣國死黨誣上行私云云 上

責遞應漑都承旨朴謹元等陳啓以為三司實為  
公論而成渾巧設機關眩亂熒惑於是李堅與執  
義洪汝諄大諫朴承任司諫成洛等合啓數朴相  
十罪而請罷並論栗谷牛溪而辭極誣悖牛溪即  
日還山太學生柳拱辰等四百餘人及 王子師  
傅河洛等上疏指陳忠邪朴謹元等又啓以為河  
洛緩頰珥渾巧中 上旨太學生私相指囑教誘  
廢制 上命遞謹元等三司猶強論至於十啓  
上反覆諭止而終不停是月二十八日 上命招  
二品以上引見于宣政殿 教曰近日朝廷不靖



專由於沈義謙金孝元兩人之致欲遠竄矣左右皆以爲當初分黨雖由兩人今皆外補不預朝政不必罪之又教曰朴謹元宋應漑許筠等予知其奸欲正其罪如何左右以爲雖有過越之言聖明之下不可以言獲罪公進對曰此人等不可不明示其罪以定是非於是上親製責詞若曰宋應漑許筠朴謹元等以邪險之性挾斗筲之才締結浮薄之徒作爲朋私之黨互相汲引盤據要津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聲勢簧鼓邪說擅弄權衡廢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明

比之迹已彰尚稱公論挾感之態盡露自謂貞方事皆罔敝言悉誕誣忠賢屈抑惡已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追於設國遠近咸知朝野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於戲錯枉舉直爲政之要懲惡勸善制治之道可怒在彼予豈得已並削奪官爵竄黜遠方乃竄應漑筠謹元于極邊李暨朴承任洪汝諄等黜補外邑

除禮曹判書

九月被諫院論劾

諫院上劄畧曰鄭某交構生禍無所不至其前後



儒生章疏皆自某之風旨非公論云 答曰劄辭  
主論誤矣予方務欲鎮物而爾輩又激予之疑必  
非朝廷亨運故也○又啓曰鄭某以剛偏忌克之  
人失勢之後怏怏憤憾多有不平之氣乘時傾陷  
無所忌憚處心積慮必欲生禍搢紳以逞私憾情  
狀呈露人人痛憤今 殿下務欲鎮物而此人在  
朝陰行巧計惹起紛紜職爲亂階請罷職前日兩  
司論劾李珣初非有意攻擊而持平李景燧本以  
浮妄之人不議同僚自以已見添入慢擅等語以  
啓爭辨之端掌令李徵又於啓辭下語過當此兩

人生事於前而宋應漑許筠等輕躁激發再誤於  
後致有今日之騷擾應漑等得罪過重人情矜愍  
至於初非有意之人亦皆紛紜補外而若景燧等  
論事乖當以至僨事而尚無譴罰物情未便請並  
罷職以徵其失 答曰無以爲也諫院必爲人所  
教喉耳予知此論之意矣是不過欲去鄭某而並  
及一二前臺諫使予見之認以爲和平之論而不  
疑之耳如兩李者何足道哉不過以無識搖尾之  
人得除言官爲邪黨之先鋒矣今此輩情狀敗露  
技窮術盡歸罪於兩李圖爲自脫其謀可哀也已



實如啓辭當初只欲駁正其事初非攻擊之意而城上所自以已意添入慢擅等語則其時有何所難而不爲駁正遞差反肆邪說無所不至必欲賊害忠良而後已耶其平日傍伺猜然之心蓋未嘗一日忘于懷第未得其隙一朝見李珣小失挾彈睥睨之徒雀躍而起自以爲時哉不可失於是邪說充塞四面圍合小人之謀可謂巧且慘矣而其實誠愚也况其時啓辭亦有此等之說謂與李景燠別無異同云而今此啓辭乃曰以已意添入云者是何言耶然此人既皆邪黨依啓罷職至於鄭

某之爲人其心也正其行也方惟其舌也直故不容於時見憎於人耳若其當職盡瘁忠清節義草木亦知其名矣真所謂鸚班之一鸚殿上之猛虎也頃於引對之日讜言斥邪予固知今日得此詢故卽回諭于某其果然矣若罪鄭某是朱雲可斬也爲今之計莫如勿擯鄭某勿舉東西勿言已往則不求鎮定而自當囿於和平之域不然前車之覆恐移轍於後也○大司諫金宇顥司諫黃暹獻納洪仁恕正言李弘老等避嫌曰臣等務欲裨助聖慮鎮定國論何至受人指喉以爲圖脫之地



本朝史記卷二十一  
哉李景暉等乃敢啓以過情之語其時同僚以其  
既與同事之故難於立異此其處事之失也 殿  
下以鄭某爲忠清正直至比於殿上之虎 聖意  
所在固非常情所知但當初締結義讓者此人也  
矢志怏怏交搆搢紳者此人也今以懷私逞憾之  
心爲乘時傾陷之謀未知正人君子亦忍爲此事  
否臣等不能開導 聖心抑邪清朝罪當萬死大  
憲李友直欲遞諫院而僚議不一並引避玉堂遞  
諫院及掌令宋承禧等而出李友直  
上疏陳情乞免

答曰別無所失一時言官之言不足介懷卿其勿  
辭速出供職先是慶安令瑤八侍極陳柳成龍李  
潑金孝元全應南以東人之魁多有專擅之迹請  
加裁抑於是兩司論瑤欲啓網打之漸請罷職  
答曰瑤之所陳亦頗有理固無可罪之事時陷公  
者謂瑤受公指喉故公疏及之  
四度呈辭加給由又再疏乞免不許

初疏 上溫諭勉出再疏 答曰觀卿疏辭是不  
然卿就職則予疑日釋卿辭去則予疑日濶予之  
疑孰與搢紳之疑朝廷安與不安從可知矣卿其



勿復辭勉強出仕

甲申十二年公四十九歲

正月哭栗谷先生

時君臣相遇上下顛望至治而栗谷遽爾下世公  
慟傷特甚焉

二月除大司憲上劄兼辭藝文提學不許

答曰自許孤忠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勿辭○  
按提學除拜年月不見於上而是時有兼辭劄子  
故姑錄于此

差纂集廳堂上

先是栗谷為大提學建請設廳招集文學之士略  
倣大明會典纂出 祖宗朝故事勒成一書以  
為一代典故栗谷卒後公為禮曹判書初設廳于  
禮曹後移于宗學公與李山海柳埏辛應時等為  
堂上後以餐錢之難停止物論惜之

三月操文祭栗谷先生

維萬曆十二年歲次甲申三月戊寅朔十六日癸  
巳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 經筵成  
均館事鄭某謹以酒果敬奠于吾友卒崇政大夫  
議政府右贊成兼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栗谷李公之靈嗚呼我叔獻公與我同年生月日差先後歲丙辰從景魯識公當時自楓岳初至京若清水芙蓉其高材盛名爲一世冠而若無有也余少且愚但謂公是文人中第一從遊旣久余亦省事始知公之爲公也獨文乎哉淵乎學矣學醇而正蓋天資近道不勞而得也晚又研磨玩索積以歲月然後學益進識益明其高職大編一帆千里先輩亦或不及噫茲豈易與俗人道哉若夫無喜怒任死生恐得喪榮辱不以外物經心乃

性然也疏通敏達遇事沛然者非子也耶愛君如父憂國如家不以江湖廊廟異其心者非子也耶忠信待人與物無競人皆曰君子者子之德也雖曠度弘量無物不容與惡人對不借辭色者子之介也噫朝議獲貳水激火烈公於此時務欲調劑寧累變其說而不欲失士望憤國事其志悲矣卒亦媒此遭讒幾陷不測天日昭明旣去而還方隆聖眷正騁遐步樑忽摧矣生若有期死若有奪噫天欲不祚宋耶罷精憊心不遺餘力死於國事古亦無比死之日都之人奔走悲號者皆不識公



面何以得此愛公者多而亦有不愛公者傷公者  
衆而亦有不傷公者於公何損如吾無狀有何可  
稱公獨饒我于今三十年由吾狷狹激惱可絕交  
者何限而終不失舊義末復爛熳同歸公實賢矣  
噫謀國掄材俱收鄙劣匪曰能之願學焉庶以共  
濟時艱公忽棄我而歸若無意世道何哉以浩原  
學問才識尚不能無公而獨運顧我空空將何以  
補國萬一噫公憂時一念至死不衰將屬纊孰我  
手丁寧無非國事死亦團結此氣不散爲祥雲甘  
寗釀得豐年使吾民含哺鼓腹耶爲烈風迅雷使

魑魅遠遁魍魎屏跡耶爲麒麟鳳凰使諸休並臻  
萬福畢集耶爲泰山喬嶽鎮我神都延曆千百年  
耶公於四者必默佑陰相決不是庸衆魂氣生而  
蠢爾死則飄散如風煙也噫自我哭公忽忽無復  
人世意如一隻孤禽形影相弔如絲無桐如竹無  
竅縱欲彈且吹奈無所施何吾已矣夫噫朋友非  
天合血氣何以至此西湖水潮矣東山月上矣蓬  
萊五色如昨矣嗟我叔獻何時迴矣言盡奠罷一  
聲長號尚饗後於正月十六日有詩曰湛老栗翁  
今日逝從前食素老難能出處各應殊霽襟懷



均是一條冰又於病中憶栗谷有詩曰經旬一疾  
臥江干天宇清霜萬木殘秋月迥添江水白暮雲  
高並玉峰寒自然感舊頻揮涕為是懷人獨倚欄  
霞鷲未應今古異此來贏得客心酸

四月 筵中啓請成渾勿許休退付閒職使之出入  
經筵 上不答

論劾咸鏡監司權克禮多接私行請推考自是屢請  
辭免

公既劾權克禮修撰李忠元於 榻前論用人浮  
躁之失仍論公劾克禮失實公避待後出仕啓請

克禮先罷後推○公於 榻前啓曰近來臺諫注  
擬全不擇人掌令裴三益持平李璫金功司諫李  
裕仁正言吳億齡金權大司諫辛應時等辭避公  
又啓曰李忠元論用人浮躁之害而繼以言官論  
事不實之意其意非偶然也遂退待請出後仍呈  
辭 傳曰鄭某以忠元之言為輕侮至於呈辭雖  
以其體貌為重不可以言語間事如是當此災荒  
多事之日憲府所當日日仕進糾察憲長速出供  
職公乃出仕又辭曰自臣居臺人言臺綱之不肅  
甚於前日至如李忠元浮躁之譏未必非為臣發



而論事不實之謂臣實當之 答曰臺諫之言未必皆是他人之言未必皆非惟觀其人之如何其言之是非而已卿忠清耿直固非妄彈人所無之過卿宜勿辭受盡職事忠元不過偶陳所懷而已大抵凡事予願羣臣爭論抗辨於君前至見辭色亦無不可退則同心和悅各修職事願朝臣毋忘予言共享其福公再啓略曰粗識事 君之義何敢以摭摭人過為心哉臣於忠元之言惕然動心屢辭不已其意不過懼吾所為未厭人心退自循省亦是臺諫不敢自輕之意非是惡其意而欲排

之也一言不合便成疑阻疑阻既久輒分彼此心肝楚越同朝為敵置國事於度外惟論議之是較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各守偏見迭相排擯此實近來朝著間危證臣常歎息痛恨於此思欲破東西彼此而一之惟其賢者而用不賢者而捨之不必以論議異同為進退然後庶無僨事微臣此心炳然如丹每向人言曰欲平物我欲去邪議盍讀西銘以求古人微意聞者有信者有不信者今所下天章誨諭諄切若令政院騰書大抵一款頒示大臣六卿使各布告云 答曰見此啓辭益知卿



之賢矣王言一下人皆見之不必頒下矣○論王  
非事不允

五月應 旨啓請量移三竄收用廢棄之人

畧曰當初許筠宋應澆朴謹元等定罪斷自宸  
衷是非已定今不可輕議然投之絕塞必死之地  
人情不安若稍輕之量移中道則恐是 盛朝仁  
典也定罪翌日臣已懼過重將以疏列而身致物  
議未果矣其時諸承旨不能立異之故並棄之如  
主張者然則恐亦失中伏願 殿下下詢大臣如  
以臣言爲有心伸救則臣當伏欺罔之罪矣 傳

于政院曰都憲獻說極爲駭愕但此人以剛直忠  
蓋爲名故優容不責知悉公避嫌啓曰知無不言  
乃人臣盡節之事臣常有勉慕企及之志昨者恭  
承母隱之 教感激之餘輒舉罪人量移事伏覩  
下政院之 教惶恐踧踖無地自容云云 答  
曰此輩乖亂朝廷之罪在法罔赦而予不卽舉兩  
觀之誅竄于外使之安臥偃息又不治其黨與意  
欲囿於度內期使革面其暗懦不斷宜召天譴而  
卿反以是爲言使奸邪生意無以爲國此予所以  
不得不錯愕者也此言幸而出於卿之口予固優



容不幸而出於他人之口則予必有處之之道矣  
且既以召問使之無隱而譴罰隨之則人將曰求  
言而反罪卿其勿辭安心供職時宇顥在外上疏  
極詆公大司諫辛應時等上劄陳辨畧曰今見宇  
顥上疏其主見回互措語妄謬至以布置同僚排  
擯異己氣焰之盛不可向邇專斥鄭某有如暗主  
在上權奸擅柄者然此則不難知也某剛介嫉惡  
不容人過見忌於人素矣近者特蒙 恩獎至許  
以忠清耿直其為所憚比前益甚而宇顥之見為  
某益偏故也不然破東西一彼此非徒 上所樂

聞中外之望專在於此而強據言外之意求有過  
於無過之中至斥以言美而行謬何其不近情至  
此極耶而况以類相從君子所不免專權植黨人  
主所深惡自古小人之攻君子未嘗不以此中人  
主之心惜乎宇顥之言不幸而近之也且舉宇顥  
終始言之與李珣成渾交契不淺直認為君子少  
無他意矣及李珣謀欲調劑至達章奏自此見惡  
於時輩圖事揆策動輒拂忤旋被重劾於三司斥  
之以小人則宇顥亦嘗以朝著之不和為念不勝  
憤激而慨歎焉此出於天理人情之本然耳其後



見誤於衆論而以裁抑浮躁愛惜士類上章論之  
語雖糊塗而亦不得專負珥矣遠夫 宣政殿引  
見之日以當竄三人詢及諸宰而鄭某只陳其情  
狀不可不明示是非終以若至重處恐傷國脉並  
達 榻前人所共聞宇顥素不識某而輒以過聞  
自信意謂三竄專出於某劄論其取決於矢志快  
快之人指爲陰險之奸此則牽於曲護之私告  
君亦不以實其見識之漸歸誑誤至此極矣 答  
曰言論十分正是宇顥誠箇安人不足責耳○時  
有郭土原郭健獄事一邊人欲以株連公啓曰臺

諫所謂援引聲勢者非指郭健正謂其妻父宋翰  
弼而發翰弼嘗與一代名士交遊藉此爲勢恐動  
訟官者也今李裕仁等紹述彥智之論以憤嫉翰  
弼之心移怒於郭健兼疑搢紳助奸爲勢凡士大  
夫之與翰弼知者豈皆無識非理相干也諫院處  
置不公公又辭不出後以上言回啓遲滯遞

八月除知義禁府事

除大司憲 上特賜驄馬出入路人指爲驄馬御史

十二月 特陞除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知



經筵事

乙酉十三年公五

三月遞拜判敦寧

副提學金宇顥修撰鄭汝立相繼嘗毀粟谷牛溪思菴以及公

宇顥於筵席啓曰臣之非李珣最在人後珣亦與臣交密故雖論議不同之後猶欲收拾至臣攻鄭某然後謂臣暗昧如某不無長處而剛偏忌克狹隘已甚素與沈義謙交厚失勢之後怏怏之氣每發於辭色故不許清要珣既入之後專欲引用

此人以為朝論不肯協和或云政亂於浮議皆為一某故也臣謂珣曰某雖可用姑待衆皆信之然後用之何晚珣不聽以為不用某國事不可為也承旨李山甫曰某與義謙不至甚厚宇顥所謂辭氣怏怏者亦無此事宇顥曰某每於醉後發語不平又飲酒於義謙之家醉後擊柱悲歌慷慨上問山甫曰果然乎對曰末世人心不淳其言何可信也上曰固然矣宇顥曰臣亦豈盡信人言大槩多不平之氣故人多疑之山甫與某交厚故敢諱其惡於君前上曰承旨為人予知之不至



矯飾於君前山甫曰某嫉惡太過又喜飲酒然其忠清直亮不可誣也宇顥曰某清介一節固其所長若忠清直亮則恐難容易許之山甫曰古人不以短掩長不以過蔽善今人欲以一短小過盡棄衆長大善好許蔽賢吹毛求疵故朝廷稍向安靜而復如此動搖人心危懼皆重足而立莫保朝夕矣上曰某之飲酒予固知之渠亦自言之矣蓋其飲亦緣無以遣懷可哀也不可嫉也山甫曰初緣遣懷而其後過當此則非矣宇顥曰珥為兵判於國家多事之際規畫施措甚多謬誤臺諫論劾

而措語過越目之以慢君擅命其時臺論臣亦甚非之矣上曰渠輩論議乖當予欲為保全再三曉諭而渠輩不聽以至於敗宇顥曰成渾以草野名儒亦甚偏倚至以朋讒奇中舉一世而目之以小人陷君子朴淳又不以公心開釋上意而挾其偏邪之心濟以忿懟之氣以助天威自上為其言所動處置過當固其宜也山甫曰其時處置固過矣鄭某亦以為過欲上劄而適被論不得上其後乃上矣上問山甫曰某專用小人云信乎對曰別無此事宇顥曰實然矣幸賴聖明



得李山海心公之人爲銓長而委任之故彼輩不得盡用其黨矣 上曰某所欲用者何人也字顥曰難以一二計而皆是羣小故山海排而不用矣 山甫其一家人必知之矣山甫曰不然也字顥不識某故其言如此若見其人而聞其言則必好之矣字顥曰自 上倚任山海而羣小百計動搖頃日金應生之言豈其獨爲之事哉 上曰前日慶安令瑤之面對汝曾言鄭某囑之云矣字顥曰臣亦不敢以爲必然但瑤出入某輩之門故人多疑之矣 上曰汝謂鄭某欲陷山海乎對曰某所欲

用之羣小乃山海之所沮也此所以欲陷山海無所不至山甫曰某與山海交情至厚豈有欲陷之理字顥曰交情則果厚矣 上曰交情旣厚則寧有是理字顥曰交情雖厚而所見如冰炭之不同矣云云○時李山海因金公諒亡孺孺攀援宮掖以固 上寵字顥等希望 上旨毀公而推山海至此矣及至壬辰危急之日臺諫知公論不可遏始論其罪其時臺諫皆字顥山海之黨也物論莫不哂之○初鄭汝立棄官歸鄉以讀書爲名聞栗牛兩賢爲一時儒宗來訪問學及栗谷歿後汝立八



京時議方攻兩賢乃於 筵中極攻兩賢至謂柳拱辰等疏同於譽蕃時輩悅其附已稱爲第一人

物  
四月公上劄陳情乞退

是時牛溪退去公與朴相淳獨在朝端而李潑金宇顥等又復齟齬不已實有吕公著常安民之憂故公上劄乞退 答曰堯世人心反側詭怪險於太行危於蜀道紛紛鬼說予亦不免何況士大夫哉此何足數卿當任置不與之較第出而供職而已安有退去鄉里之理卿其勿辭金字顥上疏自

辨 上答曰昨日之批實乃泛論今時人心險薄之態故曰予亦不免非獨批答辭也予雖不淑豈至於目儒臣爲鬼耶頃於登對之日爾所以展盡懷抱者緣俯詢無間故也若以爲傾陷宰臣則當面斥之又豈畏惕含忍而反爲虛懷諄諄使之極陳無隱耶人心險惡之說其日爾亦言之予之言卽爾之意也第於批答之際措語未瑩不覺蹉跌以致見疑於人斯乃不學之過也殊爲可哀而不有爾疏予亦安得而明焉此則又一幸也○義州牧使徐益上疏畧曰臣伏聞鄭汝立於 筵中追



松石月身卷二  
攻李珣遂及朴淳鄭某不安其位乞恩而退此事  
他人猶可也汝立不可也汝立本李珣門下士也  
方三竄初定李珣召還也汝立指庭中柿子曰孔  
子是已熟的柿子栗谷是未熟的柿子栗谷真聖  
人也又曰李潑常以師道事栗谷及論議不一遂  
生攻擊之意潑有大罪也又遺珣書曰三竄雖定  
巨奸尚在云巨奸指柳成龍也前亦汝立今亦汝  
立安得於今日親賣李珣而不知耻也朴淳鄭某  
俱以清名雅望遭遇 聖明致身卿相懷無不達  
言無不從所未及者請還三竄三竄固有罪矣至

於竄謫則無已過乎臣待罪王堂欲與同僚上劄  
陳列聞鄭某首起言于相臣臣謂大臣欲言王堂  
不必為也旋聞朴淳於闕下發言于兩相而不能  
果鄭某慷慨言于臣曰某寧自達於 筵中第前  
有此請 聖顏不假必須相臣言之其事方重當  
與諸相更謀也不知某者爭相歸罪滿車訾謗都  
萃於一某之身嗜酒之謗果其實病臣聞李珣在  
世時欲達于 榻前責使勿飲而珣奄忽未及上  
聞也噫論某嗜酒之失一也而所言有公私愛惡  
之異不可不察也某之嗜酒直白玉微瑕耳比之



他山之色潔者則膏壤不侔矣伏願 殿下首放  
竄臣使得自老於家次召近侍之補外者復置左  
右慰安朴淳鄭某使復其位且 殿下以沈義謙  
為奸魁則數其惡明其罪可也果無罪則 殿下  
安得以奸字加之也 傳曰徐益疏詭誕恍惚莫  
測予所謂賢者李珣成渾也故攻此兩人者必以  
為邪也汝立亦具四體安有以柳成龍為巨奸然  
汝立有通于李珣之書云益言似有所據汝立若  
發此言是天地間一妖物也於是三司啓劄以為  
徐益素與李珣鄭某交遊最密追逐之綢繆論議

之相同國人之所共知而互相推譽致位清顯至  
於朴淳則出入附托若父兄益之所以得志翱翔  
無非朴淳之賜也鄭汝立簡中之辭初出於往來  
行言實無所據况巨奸二字雖或有之指柳成龍  
四字本非汝立之書中所有而益乃託為人言陰  
濟已意以攻名流賢宰使不得安於朝廷之上其  
為兇險不忍言沈義謙以椒房至親廣布私恩當  
時之托跡儒林自以為名流者皆為戚里之桃李  
則益之所論不過營救沈義謙一事耳 答曰見  
此劄辭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上問于政院曰鄭



汝立通書李珣之事是乎回啓曰汝立通書之事  
間巷間有言而臣等無目覩者且聞其後汝立有  
絕交書于李珣而臣等亦不得見之矣 上又於  
經筵問汝立有通珣書是否李德馨對曰李貴曾  
以此書示臣臣已見之矣金弘敏對曰李貴嘗誦  
而傳之臣亦已聞之矣 上曰然則汝立反復無  
狀者也○李景震上疏略曰汝立於癸未九月與  
叔父珣書曰自從者愠于羣小狼狽出關臥不安  
席食不知味且欲披肝瀝血極言奸人媚嫉誤國  
之狀以瀆 天聽而既而復思則方以無狀見棄

於 君父其義似不可強顏以言復聞成丈爲之  
上章陳辨則雖不言亦無所恨矣繼聞成丈亦遭  
讒謗曩足還山焚坑之禍迫在朝夕忠憤自激不  
可復止方欲糾合同志抗章北闕 聖心開悟如  
日中天魑魅之屬將自退伏又自隱忍而止以今  
觀之一二儉人雖見貶逐巨奸尚握時論樂禍之  
心囂然其未已不幸而天未悔禍則竊恐後日之  
憂將有甚於今日而不可救也言念及此不覺心  
寒目今朋友十分可恃者甚少區區所望於尊兄  
者比前尤切其志亦哀矣云十一月又書曰竊惟



吾君獨排羣譏至拔尊凡於衆惡之中使爲冢  
宰任之不貳此誠漢唐以後所未有之盛舉也凡  
在聞見孰不感激涕零而立之喜有甚焉者云是  
乃絕交書乎 答曰鄭汝立所爲不近人情故予  
初以爲或出於流言厥後聞之則果非虛誣已教  
以反覆無狀也○大司諫崔滉啓曰士大夫隨世  
炎涼變遷向背乘其機而激其論以爲趨附發身  
之謀則處身如此他何足觀其人情狀若已敗露  
則以公心奉國者所當淡惡而痛絕之可也何乃  
掩護其失以取其相助匿非之譏乎臣於鄭汝立

雖未曾一見亦嘗聞好讀書向善之人及聞其簡  
中之辭則隨世變遷朝野嗤笑莫不知之諫院之  
劄論汝立之簡乃曰出於往來行言實無所據云  
則是不過欲護一汝立而欺其心也於是司諫李  
養中等皆引避 答曰汝立今之邢恕也爾等當  
服崔滉之言

八月被兩司論斥書名天府遂退寓高陽仍歸昌平  
時時輩窺測 上意復執沈義謙烏排軋之機阱  
大憲李栻執義李裕仁掌令韓顥洪仁恕持平沈  
岱李時彥司諫李養中獻納鄭淑男正言趙仁得



宋言慎論沈義謙植黨朋比貽禍士林云 答曰  
義謙交結某某人不可不使予知之也當初源頭  
不明辨而定故做調停鎮定之說惑亂上下之心  
終致醞釀誤國此雖由廟堂之無人而豈非後車  
之明鑑乎况身為諫官理當直言而畏懦不盡責  
有所歸兩司啓義謙交結之人朴淳鄭某李珥朴  
漸朴應男金繼輝尹斗壽尹根壽辛應時李海壽  
等也成渾亦受其籠絡而終是締結與其謀議職  
成厲階者朴淳鄭某李珥也大司諫李潑追啓洪  
聖民具鳳齡亦義謙之友而兩司不能直達云於

是書名天府任僂居住善類一空矣○生員李貴  
上疏斥兩司欺罔之罪李潑啓曰珥與義謙極厚  
而於鄭某則出死力抗公論必欲大用然後謂可  
治國而復恨士類之排抑癸未三司之致疑於珥  
不可謂之必出於挾怨逞憾之為也成渾亦與義  
謙相親不能深究李珥見疑士類之由而至以舉  
朝士大夫目以朋讒奇中必欲辨別賢邪以加其  
罪朴淳乃於 榻前斥宋應漑許筠二人之名鄭  
某乃於 榻前親自下手先陷應漑輩使之得罪  
遂使善類盡入於其中其為計不亦巧乎珥渾再



八之後乃引李海壽白惟咸等置諸銓曹其行政用人不顧公義而一徇私情盡斥其時攻已之人盡用異日失志之徒班行之間多充以讒諂面諛之人國事日至於濁亂此則珥渾平生憂國之心轉成誤國之計及珥死之後渾亦未久歸田淳及澈主論甲申一年濁亂尤甚實賴 聖明在上魑魅遁跡莫售其奸矣蓋珥渾有一世重望而當初所見一誤既與西人爲一隊鄭某實兩人心友而爲西人之首魁西人倚某如山岳某援珥渾作已黨珥渾以重望偏主偏見義謙雖出據藩方以

其黨與布列於朝故雖上承奸魁之 教下被公論之斥而偃然不動者必有恃也臣與李珥成渾平日交道最厚比金宇顥鄭汝立諸人尤甚且嘗以經濟許李珥道學推成渾士類之間或有疑之者又極言救之以明其不然頃年鄭仁弘論義謙之罪亦舉鄭某而李珥至斥尹承勳爲承望風旨其救親友蔑公論之罪自不得逃而臣猶以珥爲殉國之賢故惜其去位容護其失以兩出爲啓矣自李珥與西人日益親密以不通用鄭某爲士類之失積成爭論渾又不能平心而力救李珥漢斥



公論以致大罪至此則公議重而私情輕故舊可  
念而國不可負也每自恨從前暗於知人得罪公  
論以至欺罔 聖聽者極矣自責如此故昨見同  
僚指論珥渾之辭正中其病不以爲非而今者李  
貴之疏至以欺罔歸之臣安可自以爲無失之人  
云 答曰具見其辭更加盡心國事○傳旨曰青  
陽君沈義謙以險詖之資挾城社之勢立黨朋比  
擅弄國柄外而朝廷政令內而宮壺舉措無不指  
揮絜君父之手足箝一世之公論吹噓黨比之人  
驟躋崇顯之列所謂名爲士類者如朴淳鄭澈朴

漸全繼輝尹斗壽尹根壽朴應男辛應時李海壽  
之輩相與定爲死生之交表裏相倚聲勢相援張  
皇氣燄恣肆宵臆締結膠固牢不可破政無大小  
無不籌畫邪說充塞正論銷亾如洪聖民具鳳齡  
之類皆以義謙之親友因以發身雖李珥成渾之  
爲人或以親戚之厚或以交遊之密亦受其籠絡  
而莫之耻是非顛錯國勢抗捏至於十餘年之久  
而朝廷不靖士論携貳馴致於不可救如此之人  
豈可尚帶封爵保存祿位以基他日之禍乎罷斥  
事下吏曹○公與李希參書曰鄙人爲先壠切迫



災害來在高陽贏得百段唇舌可歎時事至此天  
也奈何涵公謂八來之日夏舉洪時可聖具景瑞  
颯以爲網打之計可笑聞吾兄責汝受汕兄素以  
解事有遠慮見稱而爲此齟齬事耶受之本非可  
恃知之已熟矣何料至於此極乎但觀其所爲處  
世自謂周密而一味窘步愚昧莫甚不待後世公  
論而已知其心所在可憐大抵熟察物情世態天  
姿爲上臯夔稷契何書可讀若是本品不美人雖  
讀五車書徒長其姦雄耳豈不勞哉僕已定生理  
於畿甸而朝夕不能繼惡言訾辭日及於耳不久

夏向稍遠處矣所寓溪僻無客故作一詩日晝伴  
寒蟬夜伴蛩莫言溪谷少人蹤自從中歲交遊廢  
既學無情又學慵







